

知
足
齋
文
集

知足齋文集卷第二

大興 朱珪 石君

碑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陽曲東南十里曰狄邨梁公故里也會城之南關故有公祠康熙十一年太原守延津周君令樹修之記云平勃之權權而譎者也公之權權而正者也其論甚遘珪司藩之秋吏告曰某日當祀梁公請委員予曰其親執事屆晨謁公祠門廡頽圯殿無牆壁邪風吹燭動搖明滅倉皇卒拜而出詢諸有司曰是烏可以不修則對曰

是地窪下夏潦積水成川修亦不支久明年庚寅春再
謁益愀然乃與臬司王君顯緒冀寧監司徐君浩謀相
度于城內崇善寺之西隙地移其舊材而建公祠焉委
經歷張兆麟董厥役爲殿三楹左右廡各如之前樹門
樓遷主于殿肖公像以祀考唐車服志袞冕九旒九章
象笏三公之服也又于其東隙地建雙柏堂前後屋凡
三十有一于宴于憩四時咸宜費取諸寺租之在公者
秋工竣祠以落之蓋古之立大節辦大事者皆有至誠
至仁之性而死生成敗不以易也公孝于親義于友有
大惠于生民方其爲大理丞犯顏高宗凜乎丈夫之氣

矣在豫州活越王之黨一千人何其壯也其不死于來
俊臣武承嗣之手者幾希而卒能格悍后之心回淪淵
之日剖血吞聲再造唐室平勃成其易而公爲其難五
王乘其衰而公持其盛嗚呼公當天地古今之大變而
提扶推挽以還清寧之光雖移山填海不足喻其神勇
也在易明夷之復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其公之謂乎乃爲之頌曰

唐有天下三世而隳谷陵海沸雌蜺天飛厲陰肅殺啗
其胎媪蝮虺雲行億兆草蔡穹昊弗忍篤生狄公左挽
折斗石提囚龍投身巖嶽飛箭若林心忒照天元魔拱

欽洗血元黃磨鏡慘黷三綱再振大社不屋并州太原
公之故里廟成孔安庇我桑梓

明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
務封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乾隆五十有二年丁未春三月珪案試紹興有王文成
公九世孫增生昆泰請曰文成公葬山陰花街之洪溪
湛甘泉誌其墓乾隆十六年

今上南巡

諭祭

賜額曰名世眞才而墓石歲久無孓求補文以表之珪

惟公以真儒再匡明社所謂立德立言立功者惟公備之其本末載于明史著錄于文集各家言其姓名昭灼人耳目何待于表抑世之小儒或有閒于公者以講學稍有異同耳竊謂自孔子集百聖之大成六經四科廣大精微至矣由漢以來華離割裂朱子起而救之以存心致知爲慎獨切己之學沿元迄明記問蕪而身心晦陽明先生少負異稟蹶興中葉從憂患生死中澆造有得于致良知之旨貫體用合知行不動聲色而安天下于反手自三代以下數人而已嘗言曰平山中寇易平心中寇難若先生者拔本塞源恢廓儒道之疆域眞所

謂豪傑之士也世之疑之者此蟬撼樹曷足齒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海日公華長子浙之餘姚人遷居山陰宏治己未進士官兵部主事疏論劉瑾廷杖貶龍場驛丞臥石槲中悟良知之學瑾敗起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提督軍務平宸濠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憂歸再起總制兩廣平廣西思田諸賊以疾歸卒于南安年五十有七贈新建侯諡文成神宗十二年從祀孔廟公配諸繼張子正憲正億正億嗣爵曾孫先通死甲申之難銘曰

岱陽泗西天鍾宣尼漱江上海環靈會稽陽明篤生姿

兼淵贛大冶百鍊元精純汞良知慎獨其源不二匡世
扶傾大厦歸歸彼哉桂萼叔孫藏倉公之德功月輪日
光珪幼秉教斤斤其明公其迪我無終冥行名世真才
皇哉天表洪溪淙淙碣此墓道

敕建

文昌帝君廟碑

皇上臨御首出誠孝通乎

帝謂明幽格乎民神邇安遠讐顧西南小蠶俶擾潼江
官兵屢捷扼其西竄若有神助乃咨詢督臣勒保奏

覆嘉慶五年二月內賊百餘騎至梓潼望見七曲山旗
幟森列疑有伏卽退不敢窺適參贊德楞泰大兵迅會

賊遂辟易 神佑昭然

皇上卽御書化成耆定扁額頒發祠山以彰 靈績又

詢珠京師何以無專廟臣對以地安門外舊有元明廢

祠傾圮久矣

上特命步軍統領勘修先後 發帑金三千餘兩又

發內庫顏料官銅計不下二千兩

命臣朱珪臣明安臣額勒布督司其事各官願輸銀約

一萬兩有贏六年二月二日開工五月九日告成于是

正殿寢宮前榮配廡巍煥一新其東 大士 闕帝各

殿皆飭因其舊有不敢廢也是日

皇上親臨薦香行九叩禮 神光肅然

諭禮部太常寺議春秋歲祭列于祀典一切仿 關帝

廟行事蓋文德武功允相配也禮臣議上 報可

上親製七言詩一首暨

諭旨刻于石

命臣記其本末于碑陰以昭式久遠臣攷文昌星載于

天官書所謂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宮是也尙書禮于

六宗孔穎達疏引鄭元云六宗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

第五第四星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注

謂文昌星然則文昌之祀始于有虞著于周禮周漢晉

以來以配郊祀而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
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則職司文武爵祿科舉
之由來矣若實其人以主之則以 帝君著世于周初
爲張仲孝友顯化隋唐爲文中子王通徵于李商隱張
亞子廟詩孫樵祭梓潼神君文化書唐開元有左丞之
命文獻通考僖宗有濟順王之封宋眞宗改封英顯賜
額靈應哲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元加宏仁
帝君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北城靖恭坊 梓潼帝君廟
卽今地也竊考禮記五方帝實以五人帝而傳說爲列
星此天人之合無可疑也 帝君降嶽生天以忠孝輔

國牖民我

皇上達天通睿感應一誠遂秩無文而定曠典實足信
今而式後偃伯而昌文以光幽贊以協明禋非

大聖人其能天人合撰若是之教倫而彰化者乎

臣珪

謹謨

記

重修藍田書院記

藍田一曰杉洋距古田縣治東百里而遠昔設同知巡
檢司于此有石城周六里居民千家城東有書院陟創
始于南唐建陽令余公煥宋時其裔孫復有記相傳慶

元開紫陽文公嘗至此手書藍田書院刻于石壁其西
五里爲西齋書曰擢秀書齋當時余公偶字占之偕其
兄亮從文公游與東萊勉齋爲友著克齋集同邑蔣康
國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椿林用中皆游文公門蓋地鄰
延建近大賢之居宜乎一時賢喆聞風蔚興而晦翁手
跡如彗星引月徧于高巖澗厰也閱四百年至明季
燹焉官旣裁徙則舉廢難予自庚辰宦閩壬午攝郡試
擢余生席珍及庚子來視學明春余生以重修書院告
又明年工竣摹后繪圖具說請爲記覽之則講堂華表
池臺樓閣巋然淡秀負獅巖而望玉屏山川環列有曠

如宰知之觀舉其役者余李林饒爲著姓而通邑協力成之蓋人之好學興善其性可知也予惟文公之學以窮理爲先務數傳以後家讀其書流爲口耳瑣細之辯不克返諸身心見諸實事故明儒起而矯之復古本大學曰知行合一然公之得力在于慎獨躬行而必先以致知格物者豈未嘗灼見乎內外標本之故確然相因而不可闕耶蓋君子無不欲爲善而每誤于不知小人或敢于爲惡其甚必由于知之謬矣今有憂其子之疾而誤投以藥者非不仁也不知害之也雖甚飢渴不爭蛇虎之食者知之真也譬如登高適遠者知其曲折險

易則危峻幽隘必達焉苟不辨其東西高下冥行而攙
植則跬步不免于顛蹙故知行還相爲用猶志氣之交
也竊謂聖學之要以孔子自著者爲定大賢以下有爲
言之則輕重畸文言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
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天德人道
誠明合一之功獨于乾之九三發之也今之學者旣汨
于時俗鄉市之陋蘄其卓然振拔于聖賢之徒不欺其
志者鮮矣諸生知復書院于五百餘歲之後甚踴抑知
復文公之所以爲教以求人之所以爲人者曷在蓋古

今無二性而知行無二學義利明則趨向正由是而上
溯進德居業知幾存義之真傳庶幾不悖乎希賢希聖
之士也夫

崎江書院記

福州城西北六十里曰竹崎負山面江其岸多植龍眼
橄欖橘柚之木舟行過者望之鬱然渙秀如林有巡檢
司于此亦名邨落也乾隆己亥七月之晦予典試來閩
纜舟大榕樹下午氣炎熇偕程君世淳登岸步憩一字
架構巋然初成詢之士人曰此地讀書者少將爲塾焉
則有歐姓老者摘鮮龍眼烹茗餉二使者程君喜而

進之曰汝塾將發而使星臨之其兆大祥蓋童壯環而觀者如堵予詢之曰有能讀書者乎歐老呼其弟之子曰是童名春問讀何經書對曰尙書曰能成誦乎春背誦數句土音亦不甚了予曰勉旃及庚子秋予奉

命視學來閩程君同時視學山左將別程謂予曰曾憶竹崎歐陽春乎予笑曰是亦偶爾耳比歲試春卷不入式壬寅科試則春居然應古學試閱之有條理遂取入附府學又肄業于鰲峯書院蓋春自是彬彬乎爲竹崎之嚆矢矣癸卯冬予任滿將去春來謁請爲崎江書院記予惟古者塾師坐于里門以教其後生故孔子聞武

城之弦歌而笑漢文翁唐常觀察皆能化狃榛爲鄒魯
蓋天時地氣亦感人心而響應也歐氏始建此塾而使
者適來其子弟之秀不匿豈有數哉甫田之詩曰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謂矣塾之堂二前爲先賢祠後爲
奎光閣倡其舉者監生歐陽天錦施地者歐陽維三分
之者歐陽維元維融維融春之父也同志者凡二十八
謀始于乾隆己丑季秋之墜落成于癸卯之冬蓋前後
十有五年可謂儉而勤久而不懈以迄于成也

積川書塾記

積川書塾者荻岡章氏之里塾也夙聞其地兼高朗清

幽之勝章孝廉芥嘗請予爲記予以未親覽之懼言之
無實久未有以應也乾隆戊申夏五月科試湖州畢將
旋杭七日舟出南門行未三十里望見荻岡旁涯有閣
巋然外爲惜字鑪守者一老人方拏小舟收字紙歸啓
鑰登眺烟景空濛心喜之舟人曰未若 祖師堂之奧
也距里許擢舟而至延徑北右轉繚以周垣門對平田
題曰南茗勝境入門爲放生池池方數十丈跨石梁而
南則積川書塾也東西廡曰讀書處涵養居登堂曰雲
怡後堂祀 關帝升樓則爲 文昌閣後爲 純陽樓
像祀 純陽真人真人以儒者得谷神不死之祕闕忠

孝以覺世自唐以來顯道神德浩氣周流斯地誠奉疾
禱者靈蹟尤著故土人皆呼爲 祖師堂也珪登降拜
謁環覽情移弁何若雲嵐霏津逮卷舒萬端動復歸靜
旣出堂顧見溪隱山房訪石刻詩賦淺蘊元理喟然曰
于斯而治心講業可以挹山川之秀而左右逢源矣蓋
聞荀子勸學篇曰土積成山水積成川揚子曰邱陵學
山而不至于山百川學海而至于海然則積土不如積
川之喻道更切也今夫川源通乎天稷委輸乎尾閭亘
萬古而不竭不溢其眞精之循環噓吸相感于無窮乎
夫居高明攬遐曠游觀者之樂非崇德修業之益也談

虛空者遺名教逐塵喧者亾天機非牖民成物之旨也
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時行物生至教忘言登斯堂者可
不思積川之義而契雲怡之心乎詢其經始自乾隆戊
戌春越三年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贏非天假之緣未
易致此既愜所見乃欣然爲之記

筆花書院記

蕭山縣治之北有夢筆橋橋之北曰江寺昔文通寓居
永興其子昭元捨宅爲寺故橋與寺皆以是得名寺之
北有筆花書院者則乾隆十五年縣人陸巡捨家塾爲
之而沈鏞戴趙氏各輸田以佐膏火甚盛歲久荒

圮四十五年遷書院于東南隅而筆花之趾蹟且以棲
流就過者慨焉歲己酉方君維翰來綰縣符下車親問
父老疾苦進諸生之彥者而禮之聞書院之墟也惻然
有復新志邑之搢紳衿士翕然與誦曰賢哉我侯不愧
言偃文翁之美政矣于是侯倡而羣和次第修復不日
告成蕭山爲珪之祖籍猶桑梓也今年夏余科試溫台
旋過蕭山聞之竊謂今之親民者奔走期會之不暇語
教育則迂闊而訕笑之烝我髦士之雅闕焉不講矣浙
江之左蕭山當潮汐之喻噓而漁浦湘湖環帶幹峽故
其文章蔚跂兼越東西之勝自楊游倡道以來代有名

賢不獨矜齊梁之揆藻也有賢明府獎蹙而振拭之將
士風醇而民氣厚豈復慮城闕佻達之不丕變而德行
道藝之不古若哉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以人倫爲本以
義爲質以天命爲昭明而後根柢六經而發摠爲文詞
故言有物而第祿從之此余拳拳以是敬告吾士民也
抑令能先務乎此則其忠信慈惠之實政必有以福蕭
山之人而河澗百里雨之施物以孳亦豈獨我蕭山人
之福也歟是樂爲之記

重修嵎縣 文廟記

嵎居會稽之上游山脈自天台天姥而來蜿蜒屈曲至

而今或以爲迂闊而不切于事情然則聖賢之所以教庠序之所以設豈僞爲哉循名而求實升階而儼思感應之速徵于昕鼓孰謂教學之與吏治果扞格而不相入也余將去浙乃以平日之教諸生者舉而申之若夫修建月日及助工紳士則詳于有司之冊不具書

六一泉三堂祠記

珪視學于浙之三年錢塘柴君杰以所輯西湖六一泉名賢祠志質于珪曰祠故有三堂曰正氣曰遺愛曰先覺乾隆二十一年自樓而遷主于寺之左右位次凌躡杰考訂成此以他省浙省分列之各有小傳而係以讚

疑者闕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己酉正月之望珪櫂舟拜
徽國文公祠步至寺其左爲正氣堂又左爲先覺堂主
皆錯互雜廁不倫其右爲遺愛堂像祀周公新以下七
人而東北則文昌石像位焉怒然不安考順治八年辛
卯杭守張君奇逢記云旣葺倣倣亭益文昌祠于再級
則此像流傳百四十年矣乃諏日移供于崇文書院講
堂之後閣下爰屬錢塘學官嚴殿諤馮省槐暨仁和場
大使陸德燦鈔識各主銜名考之碑志辨其譌舛珪復
取柴橐參核之釐爲三堂神主次序冊言于齏使盧君
修補敘正俾觀者犁然而興感于其類案六一之名寓

于歐陽緣起勤上人歐公與惠勤游以語蘇公公之初
通守也到官三日訪惠勤有臘日游孤山詩五月十日
與惠勤諸人同泛湖游北山詩惠勤初罷僧職詩及十
八年後再莅杭勤公已化去其徒繪祀歐公及勤公像
有泉出講堂下蘇公名之曰六一而銘之故惠勤當特
祀于佛殿之西南隅也祠舊名廣化浣于楊璉真伽復
于劉青田明末建數峯閣祀倪鴻寶六人陳調元拓其
前偏祀楊左諸公 國初張奇逢興覺覺堂于講堂之
左移陸公祠旁之先覺祠主而祀之又于西廡移前李
太守祠之此三堂之權輿也康熙戊辰己巳閒修葺焉

蓋見于王尙書嚙之碑文其源流可考也夫湖山之秀
非其人不光宋時賈似道酣歌恆舞于養樂園遂使山
靈猶濁激成文山之正氣以洗之而善者無可爲矣迄
今游西湖者前有忠武後有忠肅若日星之光氣熊熊
照人所爲正也唐之鄴侯香山宋之文正文忠所爲愛
也趙閔道之事天王姚江之知性所爲覺也人無豔倚
繡嘉生之麗勝而忘山高水長之清風則湖山增氣矣
後之覽者其尙有感于斯言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珪籍大興而蕭山爲祖籍自先資政公初置祭田二

畝六分有奇乾隆癸未珪司閩臬及壬寅旼學于閩先
後二十年續置田二十三畝有贏僅及圭田之半也歲
丙午典試江南復拜浙江學政之

命具摺陳明祖籍奉

硃批一切勉爲之欽此跪讀

恩旨感惕泚睫乃盟心曰若不倍常敬慎負

君恩而辱宗祖不可爲人矣丁未戊申春歲科兩試

紹郡竣及今年夏由台州旋過蕭山蓋三拜埽于越寨

及黃閣河西山之祖墓三年中增置祭祀伴姪錫彤所

寄買者前後約七十餘畝矣于是以二畝八分有奇歸

于越寨以二十畝歸 近山公 增七公 英三十二
公 雄二十四公爲祀墓田而以五十餘畝屬之 宗
祠竊取圭田之義其內二十五畝準前議四甲輪年十
畝爲義田歲終分濟族人之貧無告者十畝爲學田五
畝有奇備納賦其章程詳載于條約雕版印百數十部
於縣各有案其餘分授族人俾互相稽以期久遠他日
能從而廣之更善也嗚呼我 祖累世積善庇佑我子
孫珪碌碌無狀而

天恩渥被榮于鼎亨敢不益勵晚節保此清白耶凡我
族人期其勉于善忠厚勿媮庶幾思圭潔之義而白華

之孝養大田之仁恕孳孳乎培本根于勿撥也夫

復古藤書屋記

澄懷園在近光樓之東爲桐城張文和公直園傳于休寧汪文端公爲麗景軒後諸城劉文正公居之不戒于火就其地改築傳之漳浦蔡文恭公

賜園之東偏有屋三楹其庭植紫藤二本每夏花葉葳蕤漳浦葛山相公居此時武進程文恭公來值宿則寓焉日晚二老對談于藤花下望之如仙及嘉慶辛酉珪蒙

恩賜居園中則藤臥于地而屋爲輿夫所踞予蹙然不

安于懷壬戌春乃先構藤之架而別葺屋三間于其南以處輿夫改是屋之櫺窗而開戶于其西通牖于其左闢門以達寢室以是爲客坐蒔花樹于其後院前築籬以掩映古藤爲之外屏倬然改觀與嘉客落成之乃悟曰室猶人也人之耳目心體隔闕于外則生意茶然蕪穢而不治反觀內聽而通睿于靈臺則營衛周流瑩然洞然滿腔皆生機矣是舉也豈獨以潤屋求舊云爾哉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吾將以爲吾身心之鑿作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歙之東距城十五里曰翠微山其麓則宮保曹尙書居也程吏部振甲游其勝慨然欲建書室以爲棲真講道之所尙書諾之掘土得石碣曰許真君鍊丹處先是吏部官于京有隱者云已爲許真君借地募吏部爲築室至是恍然以爲定數不可強也築屋旣成走書京中請予爲記予嘗一至歙城而未游翠微也歙固山水之奧黃山元都其巨擘也靈仙之所往來一峯一壑皆足以擅幽曠挹靈奇君讀書其中所得不可以語外人也大隱何獨居朝市哉嘉慶甲子十一月癸魄日磐陀居士記爰系以招隱之詩曰

翠微窈窕兮靈仙居鍊大丹兮光照廬洪厓拍肩兮眞
籙印根源淡篤兮接蒼震回首岷峩兮鳳神歸而求之
兮褰裳曷從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翰林之有掌院學士唐宋承旨之職也明初爲正三品
洪武十四年改正五品洪熙元年始加師保則一品加
尙書侍郎卿則二品三品其時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
黃淮等是也我 朝天聰十年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
內祕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十五年裁內三院爲殿閣大
學士置翰林院定掌院學士秩五品十八年復內三院

康熙九年復置翰林院掌院兼禮部侍郎二十八年以
大學士徐元文兼管掌院事則重臣兼領之始也院舊
有題名碑歲久漫漶不可識別矣嘉慶八年癸亥冬以
明年甲子春

皇上諏日幸院時掌院英公和與珪謀謹詳考其姓名
大書刻石于二門之內東西竝建兩碑左爲滿掌院自
折庫納至少司農英公共三十二人右爲漢掌院自王
公熙熊公賜履至珪共三十人案德大宗伯文莊公與
少農父子世掌院事視珪座主鄂剛烈公繼太傅文端
公座主阿文勤公暨令子文成公逮孫那大宗伯彥成

三世矣與桐城張文端文和皆世濟其美眞盛事也而考漢學院中若李安溪之經學孫台河之理學先師劉文正公之剛毅表表在人耳目尤于諸賢中足爲斯文楷模者珪幸得廁于其後而科分已歸然靈光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將置我于何等敢不自勵而與諸同官交勉之謹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壇合祠記

曹宗丞慕堂己亥生修學士裕軒庚子生乾隆辛酉同舉于鄉甲科則學士戊辰宗丞甲戌先後同館兩人氣味符合予於學士同會試榜而宗丞與筒河先兄同榜

亦交相得也學士淡泊早請急養痾爲山川游宗丞喜從之往來心跡善相磋也學士好方外交其性近禪宗丞好善其性近道歲乙巳宗丞以比鄰常邀予談進修內養之旨而學士獨喜參悟此其同而異者也及學士危坐解脫乃悔其空而不實曰予功行淺去道遠矣子等當以我爲戒宗丞善功孜孜不倦而超悟稍遜學士此合祠兩公之緣起也西山戒壇負曠長松異果送籟龍吟二公神當樂而安之宗丞之長君給諫定軒以予爲知其事者請識之時嘉慶甲子十一月朔磐陀老人既題詩於冊竝記之

論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天有六位地有六氣六六北參還相爲宮陽位潛于元
淵陰氣遇于碧穴日陵月蟠交光瀏晶以協以居往來
芾芾乘龍十二以紀于斗以摠于時故曰天視其根月
參其竈陰陽貿乘重三十六乃攔于春乾爻陽六宮復
一姤五臨二遯四泰三否三大壯四觀二夬五剝一凡
陽之宮三十有六坤爻陰六宮姤一復五遯二臨四否
三泰三觀四大壯二剝五夬一凡陰之宮三十有六凡
陰陽各三十有六宮根于復落于乾竈于姤墜于坤循

環交通母隱子胎黃龍之變擢于包魚顧菟之闕箝于
响雉羸躋既鈞會攤既中故孔子執之以作春秋也天
之根在坤之復爲龍尾坤娠陽于氏孕陽于尾易曰龍
戰于野其血元黃氏爲天根尾氣斥絕下復于箕箕爲
天口先王以至日閉關關其口養其根也坤初往姤乾
初來復箕斗之次朋喪東北龍龜之交五陰異室乾之
二來臨之宮龍出于田龜靈于澤坤之二往遁于南易
曰執用黃牛莫之勝說是居牽牛之次三陽自否來于
泰宮嬰女之北天帝之孫是曰帝乙歸妹營室包荒河
漢用馮四陽大壯入五帝之車舍是曰壯于大輿之輶

奎爲封豕韮豨羸角鼯之剛也婁爲犧牲喪羊于易婁
之傷也五陽決一陰曰夬入昴畢間爲天街陰陰國坤
維陽陽國乾維日月五星之所出入君子之所夬也駕
龍十五入于乾宮乾爲虎首坤爲龍尾易曰雲從龍風
從虎龍興致雷虎休生風西南過陰坤乃得朋金氣旣
盛水德王于章漢太微之庭月五星之軌道也東井南
北河月之竈也軒轅黃龍體女主象虎交于龍故曰女
壯傷鉞誅鎖井是爲繫于金柅二陰入遯陰自尾而來
曰遯尾陽自首而往柅注星頸遯之肥矣否則陰陽夷
矣客主攤矣張素觴客翼主遠客泰以陰爲鄰否以陽

爲賓軫車礮礮上而生風大觀以成杓攜龍角攝提四方盥于廟亢牽衿驂房心爲明堂君子得輿小人剝牀雌龍十五以入于坤相儻相輶灑于其尾尾爲九子嬾于陽九至十有一月虎始交龍虎首尾敦圉蠕蠕天月根竈輪囷盤糾三十六宮旣布十二政用修天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陰陽維縹交于其極會于其根月離于畢夬以遇雨乾以首虎目從于箕復以息風坤以尾龍細細縹縹萬物化醇晝入夜入兪其若春像春之象謂之連山萃春之精謂之歸藏芳春之英謂之周易蓋春之色謂之太元通春之化謂之皇

極春之爲義段矣贊曰

元惟天踵牝惟地窳黃宮通理白室生耀鷓鷯儀天蜃
腦依月莫視其根疇測其曠眎交坎離雌雄在腹推光
吐景環于朧胸坤道藏往復心知來六六之宮如春登
臺

無前知論

前知之說何昉乎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曰數往
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知易者莫如周公孔子
則能前知者宜莫如周公孔子矣然而周公使管叔監
殷孔子不止子路仕衛未有知兄之必叛且誅而姑使

之知門人之必醞而不固止之者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所謂前知者如是而已故有可知者天不變道亦不變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惠迪吉從逆凶善不善必先知之是也有所不知者封建變而爲郡縣晉楚變而爲項劉二氣之災祥五行之錯幻人心朝舜而暮蹠人事昨矢而今函是也世之好異者作爲讖緯以附會孔子曰吾師蓋嘗知之云爾夫孔子之聖不必前知使其前知則當與回終日言

時已灼知其不久矣何待其死而慟耶孟子以下其書具在其不能前知不待辨也或曰儒者則不必前知矣二氏之道其必能之曰否否老子曰前知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老子不必前知也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開平陸有三千洲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親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慧孛飛流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見不聞夫日月之食後代推測益精不如經之所說也是如來亦有所不知也或曰鬼神之道無不前知然爲因果之說者凡人之

吉凶禍福一視其人之善惡而乘除推遷之夫既可轉
移矣則亦烏能前知之如不可移是人事之修省無益
也或曰卜筮之術精靈之物皆能前知曰不然神龜能
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策不能脫剝腸之患眚孟京房皆不自知其死是智有
所不逮也千年之狐其辨足以屈張華而不料其將見
殺是物彪固有所不知也必曰無一機之先兆無一理
之先覺則誠拘于墟矣然而有知有不知之理不可易
也是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居易以俟命不
爲萬變所惑豈不卓哉

說

滋德堂說

滋德堂者臨海宋鑑溪封翁之所居也鑑溪名燕國子
生幼有至性爲母割股體故弱年十七以喀血病不能
應試乃講養生之術四十以外遂彊健行年望八耳目
聰明步履不待杖閉門課其子世榮經書皆口授予視
學試浙東世榮以古學見拔將貢成均矣乾隆戊申舉
于鄉考取 咸安宮教習期滿奉

旨以知縣用世榮館于我家幾三年今將告歸省其親
予勸之會試不肯畱且請曰榮之父明年八十矣祈吾

師一言爲吾堂構說則吾父得仁人之言可以爲親上
壽且榮及世也予曰書不云乎樹德務滋潤其本根
則發于枝葉翹翹競起松根茯苓千年茂悅不可以樹
木樹人量于國爲棟梁于家爲椿柏此滋德之千春萬
秋與天地比壽者也理之必然吾烏乎測其數哉

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
來仲子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
歸而不肯朝之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

于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
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
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已三字懸而無
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也以其
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既迫其言而無
歸又何違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既不朝矣齊王
怪而究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
白于景丑氏耶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
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
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既近于禮而趨造之對

要路之請又迫于信必矯而拂之非情也此不得已而
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不得已
而申其說于景子也鄙意以爲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
苦無以爲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
齊王召孟子不肖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于大夫景丑
氏之家云云不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
真先獲我心矣故讀書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
考也

易言心解

易之言心者十一卦泰象乾坤之交六四傳曰不致以

孚中心願也謙取艮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復取震
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平坎之彖詞曰有孚維心亨
傳曰乃以剛中也說卦傳坎爲心病其于木也爲堅多
心咸取兌艮彖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明夷取
離其六四象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傳曰獲心意也
益取風雷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傳曰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恆凶繫詞傳曰易其心而
後語井取坎巽九三曰爲我心恻艮之九三曰厲蠱心
傳曰危熏心也旅取離九四曰我心不快傳曰得其資
斧心未快也中孚取中虛其九二之傳曰中心願也同

人取離其九五繫詞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繫傳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能說諸心又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合而言之八卦皆可以心言矣乾坤之心見于靜中之動風雷之交見于益恆有孚惠心則吉立心勿恆則凶坎離之交誠則維心亨不則爲心病天火則斷金如蘭地火則獲心入腹澤山之交虛則感人心而和平窒則艮其限而熏心虛實動靜之閒心之妙用盡之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以此洗心以此說心易其心而後語中心疑而辭枝言爲心聲可不慎歟

孔子不出妻解

有問于予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予曰傳者之謫也何以證之吾曾謁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并官夫人像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爲而世祀之也曰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其三爲子思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

是也若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譎也然則記稱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解歟曰父在爲母期年屈于所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爲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

傳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

上御 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御座以待大受章最先成奏焉

上喜置第一擢侍讀充

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累遷

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 經

筵講官冬出爲安慶巡撫是時廬鳳宿泗潁浮饑發倉穀且盡大受請于宜麥地買麥又分糶于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則以振之既連歲饑多盜盡擒致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大受哀其情爲奏原之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鎮揚太水大受至則糶倉穀疏

溝澮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殍糴鄰穀請緩今年徵水平
魚蝦種在野乃募民先冬捕蝻種遂以絕旣實授江蘇
巡撫七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蒿者大
受爲口借二月糧以聞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句容之黃堰壩灌田
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
民以力就食利復而民不饑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高
寶興泰徐水大受以聞

上命截漕米撥協銀穀計千百萬大受請借民草價調
牛稅一年禁溫州商之海運者皆報可又發帑海州官

爲買穀平糶十年戶部議禁商國大受以爲商人貯米
得少利則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又奏城
工核減議枉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計
不宜節于目前

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漲災
者十七大受行邑至海流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
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年奏臺灣倉穀之壓欠
者除之免其民陳宗等口餉閩故民番雜處語非譯不
通有民殺人坐之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鞫竟
得白冬入爲兵部尙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大受馳至

行在

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卽

命于行營前議振事旣

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

上諭處教習庶吉士侍講

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

川用兵

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日數被

召見或夜宿直廬凡大謀幾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

常歸則積帙數寸刻燭披覽十四年春金川平晉太子

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大受既盡瘁病甚
上數拊問遣醫

賜葠藥冬稍聞還京十五年春出爲兩廣總督兩廣去
京師既遠官偷民詭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法之吏
無虛月風俗爲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

上大悼惜命入祀賢良祠與三代封蔭一子輝祖

賜祭兩壇諡文肅初大受父綵夢神人以緋衣兒授之
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羣至止焉人以爲異及長
而家貧甚耕于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大受爲候
門則讀書以爲常既貴以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每自

刻苦事兄尤謹焉神氣端儼睂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以爲重臣子四輝祖繩祖嚴祖及祖

黃芳度傳

史館作

黃芳度福建平和人以父梧歸國功襲封一等海澄
公初鄭成功竊據海島而海澄者其出入門戶也使梧
守之梧以歸于我扼其咽喉成功大窘故怨黃氏尤甚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與鄭經爲亂時芳度守漳州密疏
所以破賊狀凡七上皆阻于賊不得達最後得芳度蠟
丸書乃言守死閒賊誓不背國事

上嘉獎之明年鄭經并力圍漳州芳度傾家資募兵與

之相抗分督將士守四門屢以閒出奇兵邀擊之斬獲
無算久之賊攻益力芳度使其從父兄芳泰與賴突圍
出求援于粵而誓將士以必死乃積火藥埋宅中告其
人曰鄭氏讎我家切骨我以死力抗之城陷我義不爲
賊辱矣汝等亟舉火無使賊生得我也芳度守城
凡六月賊日夜攻不得下其從父兄芳世以中路總兵
自粵來援未至二百里會其下吳淑叛十月六日天初
明芳度登城巡北門淑等潛開城東門出迎賊直入芳
度家絕其藥繩火不得發芳度聞變走開元寺仰天呼
曰反奴負臣臣死不敢負 國遂投井死賊出斃其屍

妻李氏自縊死其家人及諸將士皆罵不屈賊盡殺之
加慘酷焉芳世以其事

聞

上大震悼加贈王爵

賜諡曰忠勇妻贈王夫人

諭祭二次

命官治其墓建坊以旌之以芳世襲公爵卒第芳泰嗣
封卒以芳度子應纘嗣封

王節婦傳

節婦姓王氏連江人諸生王世球之長女年十七喪

父又疾篤氏無兄弟而家故貧送死養疾無憾已而世
球卒氏泣告族人爲立後歸同縣陳光堂逮事王姑及
舅姑克孝光堂爲諸生應癸卯鄉試遺疾歸而卒是時
氏年二十有七矣子女皆孩幼丙午秋縣大水氏鑿樓
以縋懸光堂棺得不沒夫旣葬乃葬其父母命子名賢
歲拜兩姓之墓從父弟王洪墀娶妻陳氏三月而洪墀
死家貧或欲奪陳志陳不可誓爲女僧氏憐而迎之家
與其寢食三十年其與人爲仁如此夫弟先爲其叔父
後無遺產氏請于舅與均財娣病撫其女如所生名賢
旣長教之散財爲義縣人賴之乾隆庚午有司以氏守

節久請旌于朝 報可甲申氏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予攝福州守試童子于連江得陳滋源滋源來謁述其王妣守節本末而求爲傳予惟旌淑風勸守土者之志也女子非有大故不以節見非窮苦患難或不奇然其能爲難一也易節之兌曰安節亨其王氏之謂乎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邱氏遂昌西鄉人父于宏母鄭于宏先卒喪之哀事孀母尤孝年二十一嫁同縣增生王肇洲生子凌雲肇洲以試于郡冒暑暈病歸邱誠進湯藥祈以身代竟不起欲殉之母鄭諭以舅姑老孤幼義不可死邱曰母教兒

是也遂力養舅姑皆臻大年督子凌雲讀書繼父志凌雲入學爲諸生食餼矣初邱年二十有四而寡今六十餘娶婦祝生子開煦

蘇氏名杏姑亦遂昌西鄉人父宗軾兄諸生雲漢宗軾蹶傷足氏扶持不少離及卒絕葷飲終祥如禮許嫁于王開煦請期有日而開煦病母兄欲緩之氏曰王郎病不可知幸未篤當往視湯藥若不諱死生以之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三日適王疾不可爲矣謁王姑邱姑祝邱尤憐之越三日開煦竟死絕而復蘇邱慰勸之蘇亦勸王姑與姑勿過哀懼遂不疑已而入室引刀絕吮姑走

抱之端坐而逝及斂色如生年二十有二

論曰遂昌在處州西北二百里萬山翠岬中士樸邀少
文藻何女子之多奇節也邱與蘇爲祖孫邱有子不可
以死則以永貞爲難若蘇者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媵
乃堅志殉之哀哉易小過之恆曰過其祖遇其妣蘇之
以節死而遇妣也何過之有抑不過何以爲烈女子耶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書順天通州人考光肇候選州
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爲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
于鄉第三十九人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

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彘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
隗難治君勤且廉一切驕解輒剔凡剽桀者刺知其主
名聞君將至跳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官不可犯謹避
之君益踔厲精銳日夜不休至于病憊制府使醫視之
則宜投補益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益賢君乾隆五
年大計以卓異奏見

天子允之明年陞浙江寧波府同知在浙三年署餘姚
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
人乏食君借之糧不待報至是掛吏議落職然粵人思
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以爲資輒買書若干卷日以

是貽吾子願好急人之急閒則圍碁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五有子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日汝祖曰嘻兒他日得爲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卽手書此二字于座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罷閒尙無憾也汝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厲廉隅尙矣予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于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爲教當榮

辱死生之際而不及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陳聖周家傳

君姓陳氏名名賢字聖周連江人自其遠祖明廩生僑至君父光堂七世皆爲諸生君生四歲而孤母王氏撫之以事舅姑予嘗爲作傳君祖修士念一孫孑然有少子先出繼心欲歸之屬續時以左手書字不成君跪請曰男字耶必歸叔父令服子喪君祖連領之而暝君果歸之其善體祖志也君以太學生五試于鄉不售乃罷去曰古者保息本俗有族墳墓聯師友相保受葬救賙

賓之教是可行也乃出其資昏嫁中外族之孤周其貧者葬棺槨之無後者君曾祖登嘗三復東湖水利溉田千頃有欲竊墾者懼君不可乃啗以利君搏其頰曰是使予不成孫也君之遠祖在宋時有名琳鄉舜申及德一者葬週溪山墓荒不祀君登山鳥啾啾于古樹求之得碑則爲土人種地瓜成田矣號之官土人乃鑿滅碑字不可辨夜有神燐聚散入其屋比令來履勘假寐頃見絳衣者三人揖之乃案譜志歸其墓于陳蓋君追遠之誠所格也距縣三十里有賢義溪水發則溺人君旣助修石梁而南關外通濟橋創于隋大業閒其下水仰

受福安寧德候官羅源古田五縣之川而注于海橋洞
十有六其五無石梁中二洞廣五丈有奇以木代石屢
朽君與同志五人倡修之戊戌春伐石于靈果山得大
石梁五小者八乃繩所過泥田而墜其徑墜內輦石償
其值不二旬而辦辛丑大石梁折其一君再身任之勞
劇而疾作癸卯六月十有九日石梁成君扶病落之歸
曰吾可以死矣蓋其勇于義而不愧乎勤事也七月二
十五日卒君生于康熙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
四妻王氏先卒子一滋源廩生女一適同縣廩生楊廷
岳孫四敬本敦本嚴本政本女孫二

贊曰滋源予廿年前攝府事所取連江童子試第一人
屢試高等及予視學詢學官舉滋源優行生或疑之予
曰是行不優乎抑文不優乎予所手定優生三人其二
爲寧化張騰蛟霞浦游光繹二人者舉鄉試第一第二
名以去而滋源先闈期丁憂豈非命歟君宜見其子之
達而故遲之抑滋源能世其善行則不朽其父者在
達不達固不可知也滋源乞予爲文傳其父甚哀予不
忍辭爲敘其略授之使藏家乘焉

翟瞿園家傳

翟洗心字聖以一字瞿園安徽涇縣人傳聞翟之先本

張姓靳徒也當元末與陳友諒同起兵于靳戰歿友諒
字其孤友諒敗避地至涇有李翁夢虎臥其里覺而跡
之則少年貌甚偉詢其由來館而妻以女遂從翟姓所
謂敬六公者也是爲徒涇之始祖卜居涇西南八十里
之桃花潭左潭水發源于黃山而注于涇其後族蘇衍
聚居幾萬人曰水東邨翟氏十傳而至瞿園父之煥明
季諸生瞿園兄弟六人于次爲仲時天下初平山賊猶
梗歲戊子之煥率族捍賊全其鄉瞿園旣代父兄治家
政曰吾族大當有以保息之乃倡輸田之在宣城者三
百畝于宗爲祠田立條約祠墓祀以時貧瘠有養秀者

有獎曰常稔莊瞿園太學生不爲舉子業然好藏書其
妻詹嫁時益之書數輛涇人好古者多就鈔讀家豐而
好義年八十一卒宣多圩田以土埂爲防值歲者修之
壞則罰瞿園雖不值歲必出資以助修故終其世埂堅
而無競及瞿園卒後族以埂壞互毆擊人益思其惠瞿
園之喪有來弔者哭甚哀其家怪之問其姓名曰我宣
城周采臣也少孤母老三十未娶某年試罷歸遇公子
旅詢而憐之乃出装金使歸娶勸無廢學曰薪水吾任
之今若干年矣其急人之病而不自伐多此類也曾孫
繩祖乾隆甲辰進士

贊曰繩祖以其曾祖瞿園之行略請予爲家傳曰予嘗乞筭河先生爲先曾祖傳先生諾之未脫橐而殂敢乞公成之予竊聞翟氏之先甚豪偉及其族于涇四百餘年丁男以萬數非積厚而流渙者不可得也瞿園慷慨多隱德繩祖以詩書起家豈不臚哉

邱府君家傳

君邱姓諱雲錦字綱思一字玉林其先南宋嘉定時有名翁者官同知樞密院事始居江陰明嘉靖中遷蘇之長洲曰嘉嘉之子承周早卒婦盧守節其子杼禮孝于母俱得旌其門是爲君之曾祖君之祖曰文勳父曰聖

舉君少從父游京師後遂家焉九試不售以善書充一
統志館謄錄生書成畱充

寶錄館謄錄乾隆甲子選山東寧海州州同已而丁父
母憂去服除戊寅補江西寧州州同寧州饑其時州牧
他出饑民鬩聚州治所諭之不解或謀脅以兵君曰不
可救荒如救焚奈何煽其焰耶叱民毋動亟發倉粟千
餘石平其價糶之而獨申上官請任擅發罪于是境中
帖然所全活甚眾君之才識幹濟有造于世人者咸類
是而其子孫之熾昌有自所謂天道果不誣也君在江
右十二年署奉新浮梁諸縣皆能其官卒以有所忤罷

歸而君之諸子皆成名矣君友于其弟之鈞歲甲午將之京師六月二日卒于德州舟次君生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九

誥封奉政大夫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妻繆氏贈宜人側室鄭氏封宜人李氏封安人子五庭澍乾隆壬午科舉人己丑科考取內閣中書河南道監察御史庭澗太學生貽封內閣中書庭澹乾隆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庭注太學生庭潛府學生孫三桂蟾候選主簿桂山乙未科進士內閣中書桂丹府學生曾孫二家煒家煜御史君請予爲之傳軌敘其略以備採于家乘焉

贊曰憶自乙酉君之長君御史館于兄仲君家從予游二十年來君之子若孫起家連取科第列官清要歲丙午太史與中書君分典閩浙省試可謂盛矣予固知君之隱德所貽者厚也寧州發票一事君真不愧循吏哉

黃衡州家傳

君諱興仁字元長號藹堂安徽休寧人初黃氏自晉新安太守卒葬黃墩世家焉祖鍾父治安君年十九以商籍補錢塘學生北游太學援例起家刑部江南司員外郎時雍正九年也已而京察一等擢福建司郎中十三年黔苗不靖張尙書照出爲經略奏以君從改江西

司在軍營屢以功得敘

今上卽位以黔省用兵恐廢農事

詔借給牛具籽種君奉檄行黃平及施秉餘慶諸州縣
莅視給散不假吏胥手乾隆元年九月還京授湖南
州府知府故有九釐餉國初洪經略用兵時權設額也
後遂沿爲例君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權衡永柳桂道
聖衷議落職君曰吾得歸與諸兄弟奉老親足矣遂老
于家嘗寓杭已而遷蘇卜宅師子林元高士倪雲林所
手造也

聖駕南巡五幸其處蘇人榮之君教子嚴長子騰達幸

已進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次軒辛卯狀元 上書房

行走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校理司經局洗馬

季騰驥貢生君年五十有五乾隆二十一年卒妻汪氏程氏側室李氏汪氏孫七葬于柏山之原所著有南征集南歸集松園編師林紀勝諸書藏于家

贊曰君負幹才不竟其施而歸老于林園之樂人或惜之然以其穀貽子孫聯翩取甲第卓犖競爽則君之隱德可知矣予與仲君同直 書房知其大略爲著于篇

鄭賓日文學家傳

常州之鄭初在唐保大中有本初者自新安徙晉陵

卜居郡西北江濱曰鄭港九世原善遷千秋鄉之鄭塢
十七世儼遷東垚二十三世琢菴公章爲邑諸生生三
子長曰之罕字展宗又字賓日世爲武進人六歲大父
畱耕公授以小學閒問兒喜書中何句對曰仁者不以
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大父奇之畀書田十畝
已而琢菴公欲售田爲考作壽藏曰兒肯不對曰祖父
所賜爲祖父作藏不亦宜乎畱耕公之妻暉有段氏妹
以其孤女孫約爲昏媾故君聘于段已而女患風病折
右肱右足跛欲辭昏君甫九齡父詢之對曰是不歸兒
無歸矣曰後得無悔乎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

負心耶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段勸君買妾君
不肖琢莽公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取瞽女爲難不意汝
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父爲繼室于卜廟見後卽令謁段
之墓而迎其母顧養之終身歿葬于段墓之右卜氏以
田六畝歸君曰母遺命也君卻之年三十一入府學爲
諸生授館于外所得脩脯養親及兄弟之子爲從兄弟
授室無私財焉四十五丁父憂鬚髮盡白越十年而母
卒越五年妻卜卒遂不取先是族人修譜遠引漢康成
宋沖素爲始祖而削本初公以下十一世琢莽公力爭
之不得遂別構祠于孔邨竝輯舊譜以識其真至是君

命其子環更正之曰不敢誣其先也君耆學工古今詩
文辭八試不售與同縣劉文定公爲老友文定以宰輔
家居過君竟日談君猶呼之曰世兄云有富者以生日
召客時歲歉餓者蠶集譁其門欲撻而訟之官公方食
聞之投箸趨告曰人予穀一升錢十文不數十金眾立
散弭禍而種德何訟爲從之盡解去君念鄉人乏食卽
出所得脩脯振之以爲倡其勇于義也多類此年七十
七以蹶傷足明年夏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六日
也生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八
子環丙午科舉人孫二旦興庚子科舉人昱興曾孫兩

便環合葬君及繼室卜于禮巷東廡

贊曰予丙午科典試江南榜發人以爲得士而最指稱者鄭生環也環以歲貢生教于鄉從之者多掇科第而生孳孳爲善不啻其口生謁予則銅匶請爲其父作傳每謁必臨拜何其誠也予讀環所作行實知君之篤行有以先之矣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畱君耕且菑矣子孫之穫畱豈妄也哉

臧禮堂家傳

禮堂年三十卒其兄庸爲之撰行略悲不自勝珪旣作哀詞矣庸請作傳曰非能爲古文者不足傳吾弟也珪

勉應其請

禮堂姓臧氏常州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
二讀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娶婦胡初婚夕教以孝第
長言令熟聽乃合昏事父繼宏久病每夜焚香禱天父
稱其孝母章患風疾侍衽下刻不離壬戌封股請減壽
一紀母愈而禮堂竟夭矣著錄孝子女婦事蹟數百卷
說文經考十三卷阮中丞元聞其名親拜聘襄詒經精
舍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于舍兄弟有過則諫必改
乃已故其兄庸鱣弟祀皆以孝友推之無閒言顧性孤
介耿直得秋冬氣多此所以生不享福報死必爲神祇

者亦氣類之自取也無子以兄弟子後之

贊曰吾聞孝爲百善之首士而割股者雖非中道豈可及哉然而吳錢氏槩爲母割股而三元及第官至二品禮堂何一科不獲雋偃蹇而夭折哉豈非命數使然天亦無所容心于其間歟既有令名而復求壽考范氏之母可謂達觀矣

知不足齋文集卷第二